

瑪麗

蕾絲裙擺端坐，草地上
絨毛與油畫、葡萄與珍珠
日光傾斜了臉的弧度
至於晚霞，剝去胭脂
已經像是乾枯

她要搬到永晝的地方
雖然烏鴉與樹依然生長
啃食日光，樹葉與黑洞更龐大
她倚著蒼白的腮幫子
軟懦彷彿屈身的百合
只能髒兮兮地
彎曲手指
向所有泥土與野獸昆蟲

月亮末日般懸著
毛細孔在夜裡漲大
被填滿以後傾倒，枯瘦的瀑布
毫不遮掩地掛了一晚上

呼吸，吐氣，再吐氣
整個山頭聽起來開朗孱弱
如產房裡瀕死的臍帶
嬰兒成為油彩，她便褪去
為削瘦的長襪點起柴火，時間
已經失去更多側臉

眼淚還能成為火種嗎

她祈禱大火與煤炭
大雨裡，珍珠和了泥濘
要刻薄地發光。